论《皇帝与加利利人》中朱利安的背叛与毁灭

柏　灵

内容摘要：《皇帝与加利利人》取材于史实，讲述了罗马皇帝朱利安的一生。朱利安从王子成为凯撒，后又背叛君士坦提乌斯成为罗马皇帝，皇帝朱利安致力于建立第三帝国但遭到人民的反抗，最后朱利安被推翻，其试图建立的帝国也遭毁灭。朱利安的背叛和毁灭是他不断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他的每一次伦理选择又与他伦理身份的变化和他对人性的理解密切相关。易卜生以朱利安的选择和和由此导致的结局，表现了人作为斯芬克斯因子存在以及伦理选择在个人命运发展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皇帝与加利利人》；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身份；斯芬克斯因子；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柏灵，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

Title: On Julian's Apostasy and Destruction in *Emperor and Galilean*

Abstract: Drawing upon history, *Emperor and Galilean* revolves around Julian's life from prince to Caesar, from Caesar to the Emperor of Roman and to his final tragic death. The changes of his identity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humanity are the underlying reasons for each of his ethical choice, which in turn constitutes dramatic transitions of his life. Staging Julian's apostasy and destruction, this play presents the Sphinx Factor and the important role ethical choices play in the life of individuals.

Key words: *Emperor and Galilea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identity; Sphinx Factor; ethical choice

Author: **Bo Ling** is a lecturer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field is European Literature. Email: Bolingiswode@126.com.

《皇帝与加利利人》（*Emperor and Galilean*, 1873）是易卜生最长的一部戏剧作品，易卜生曾经在许多场合强调这部剧作的重要性。在我国对《皇帝与加利利人》的研究较其他易卜生作品研究而言相对薄弱。《皇帝与加利利人》分为两部，第一部《凯撒的背叛》讲述朱利安从王子成为凯撒和背叛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经历；第二部《朱利安大帝》中，成为罗马皇帝的朱利安因推崇古希腊众神教，迫害天主教徒而遭到激烈的反抗，朱利安最终被推翻，其建立的帝国灭亡。该剧从最初的构想到完成历时九年，期间易卜生还创作了另外两部具

有影响力的戏剧《布兰特》和《皮尔·金特》。《皇帝与加利利人》的构思产生于这两部剧作之前，却是在这两部剧作之后才最终完成，这三部作品在主题上也呈现出某种一致性，都表现了伦理选择与伦理身份之间的关系和对人性的思考。如果说布兰特始终恪守牧师伦理身份，以宗教理性引导自己的每一次行为选择，那么皮尔·金特则是受欲望驱使而抛弃人的伦理身份和伦理责任的另一极端。在《皇帝与加利利人》中易卜生进一步探讨了伦理身份如何影响人的伦理选择。朱利安的命运是他不断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而他的每一次伦理选择又与他的身份变化和对人性的理解相关。易卜生通过朱利安的命运，表现了人作为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以及伦理选择在个人命运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宗教选择与人性思考

《皇帝与加利利人》的剧名暗含贯穿整部戏剧的两大宗教矛盾，即当时罗马的国教基督教和敬奉奥林匹亚山众神的古希腊多神教。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认识到君主专制和一神论能够有效的实现君主集权，出于巩固皇权的目的，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基督教与皇权联合起来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曾在罗马有着重要影响的古希腊文化和众神崇拜逐渐被取代。到朱利安时代，古希腊文化和宗教成为异教，它以传播雄辩术的方式存在，其目的是使基督教徒能够使用古希腊辩术对抗异教徒，传播基督教文化，起到以夷制夷的作用。

戏剧开篇接连出现的两个神启将朱利安置于两种宗教的选择之中。朱利安出生时他的母亲梦到了阿克琉斯。正当朱利安向阿加松表示他不理解梦的含义时，被驱逐出罗马的异教哲学家暗示朱利安就是伟大的异教徒利巴尼奥斯等待的精神上的“阿克琉斯”，他说朱利安的辩才和对希腊哲学的热诚使他能够成为未来新王国的领导人。异教哲学家告诉朱利安，正是出于对朱利安才能的畏惧和对他亲近希腊文化的不安，朱利安的导师黑格博流斯才不得不假借异教徒利巴尼奥斯的名义不断散布谣言诽谤朱利安，以图在朱利安与异教之间制造隔阂。在惊讶黑格博流斯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基督教教义之余，朱利安开始思考神启的含义。与此同时，阿加松告诉朱利安他前来罗马同样是出于神的启示。在参加对异教的斗争后，阿加松得到了神的启示，神启告诉他朱利安是上帝选中的人，上帝需要朱利安离开罗马 “进入洞穴与狮子战斗”——即让朱利安学习敌人的哲学，像保罗那样用异教的知识和技巧打败异教徒。对于异教的神阿克琉斯的启示，基督教徒阿加松十分不安，他让朱利安坚定自己的信仰，相信基督的指引。

一个是做异教“精神上的阿克琉斯”，一个是像基督教徒保罗一样“进入洞穴与狮子战斗”。两种选择都指引朱利安进一步学习异教古希腊文化，但是目的却有所不同，一个是为了建立异教的新国家，一个却是对抗异教从而巩固基督教。面对两种选择，朱利安站在了基督教一方，这是由他的伦理身份决定的。其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不仅沿袭了基督教国教制度，更进一步巩固基督

教的地位以加强君主集权。作为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侄子，作为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的教徒，朱利安毫不怀疑基督教教义即真理，他愤恨异教徒利巴尼奥斯将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亵渎神灵的巴比伦，于是他选择遵循基督教的启示，离开罗马去雅典，去异教徒的地方学习异教知识以巩固基督教的地位。

在雅典期间，朱利安却开始对基督教和异教进行反思。朱利安的反思源于发生在安条克的一场伦理犯罪。受人尊敬的亚力山德里亚人克莱马蒂奥斯未经法律审判就被处决，原因竟然是克莱马蒂奥斯拒绝了岳母的乱伦要求。他的岳母出于报复，用一串价值连城的珍珠买通了凯撒加勒斯的妻子，买到了处死克莱马蒂奥斯的处决令。这一桩违背伦常的事件使整个安条克成了被诅咒的城市："骇人听闻的无耻行为像瘟疫一样在安条克流传开来，一切罪恶活动都已苏醒，从最阴暗的角落里爬了出来……仿佛一个臭气熏天的深渊正在打开，妻子告发自己的丈夫，儿子告发他们的父亲，教士告发他们的教徒"（194）。[1] 当朱利安听闻这一切时，他控诉到："是啊，你满可以问这是什么世道，一个基督教杀人犯，一个信基督的淫妇，一个女基督徒——"（194）。朱利安从这桩伦理犯罪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混乱中看到了原欲引起的罪恶。这一切发生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事实使朱利安开始怀疑基督教能否如它所宣扬的那样引导人，实现人的精神净化。

在异教徒的身上，朱利安看到欲望以及由欲望导致的犯罪同样存在。朱利安曾试图运用异教徒的知识与利奥巴斯展开世俗真理与神的真理的辩论，然而，他发现与真理相比，以利奥巴斯为代表的异教徒更看中物质欲望的满足，因为学生的供奉是满足和维持他们的物质生活的来源，于是他们打着教授真理的旗帜，为抢夺学生大打出手。对利奥巴斯，朱利安这样评论到：

> 利奥巴斯知识渊博，但是他不是一个伟人。利奥巴斯非常贪婪，他爱虚荣……他可以详述各种美德的本质和标志。这一切他了如指掌，就像他图书室里的书伸手可取，可是他自己实行这些美德吗？他的生活和他的教训一致吗？他算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继承人——哈哈。(197)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道德教诲没能让利奥巴斯的欲望受到理性的约束。他对美德的本质和标准了如指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仍然受欲望的控制，其行为毫无美德可言。朱利安嘲讽利奥巴斯根本不配做崇尚道德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继承人。此时，朱利安的思考已经超出了两种宗教本身而上升到伦理的层面。他对安条克犯罪的控诉和对利奥巴斯的评价表现了他对人性思考，尤其是对人的欲望的反思。在朱利安看来，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当他们的欲望膨胀时，教义只是他们用来掩盖欲求的幌子。物欲横流使朱利安发出"何处寻找真理"的感叹：

> 从东到西都有对我的呼唤，要求我拯救基督精神，这意义究竟何在？

> 它在哪里？让我去拯救的基督精神又在哪里？在皇帝身上还是凯撒身上？我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大声喊叫“不要，不要”。难道在好色的半人半兽的朝臣身上？他们手抚肥大的肚子，哆哆嗦嗦地问“上帝之子是创造于虚无之中吗？”……还有帝国境内大批衣衫褴褛的民众，他们捣毁庙宇，杀害异教徒和异教徒的家族！他们这样干也是为了基督吗？哈哈——为争夺被害者的遗物，他们自己又你争我夺打的不可开交。……难道在城市里？在君士坦丁堡的面包师身上？他们最近挥拳斗殴，要用武力在解决三位一体到底是三个人还是由三种神性的有形体现而组成。（205）

朱利安开始怀疑基督教是否是一直追寻的真理。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罗马，基督教义本应是必须遵守的伦理准则，但是罗马皇帝的所作所为却与其信奉的教义背道而驰。皇帝君斯坦提乌斯为了夺得王位，杀害了朱利安一家十一口人，并对朱利安和加勒斯严密监视，使他们一直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为了消除朱利安同胞兄弟加勒斯的反抗隐患，君士坦提乌斯立加勒斯为皇位继承人凯撒，也一并分化朱利安与加勒斯，消除他们联合谋逆的可能。而凯撒加勒斯在安条克施行酷政，他的妻子因为一串项链满足了克莱马蒂奥斯乱伦的岳母的复仇欲望。不仅皇室贵族，罗马城民也打着维护基督的旗号杀害异教徒，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朱利安用“半人半兽”来描述欲望膨胀的朝臣，他的描述将人的非理性行为归咎于人身上的失控的动物本能，即人身上的兽性因子。[2] 朱利安看到基督教理性并没能使这些教徒的动物本能得到约束，反而成为他们满足欲望的工具，因此朱利安指责他们是 “半人半猪”（202），他怀疑在基督教中能够找到“真理”的存在。

与这些人相对，朱利安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俄狄浦斯，米迪亚等人身上看到了美：“诗文酒会上的苏格拉底不美吗？还有柏拉图和其他纵情求欢的兄弟们……想一想俄狄浦斯，米迪亚和勒达吧”（202）。在基督教徒的眼中这些异教徒是罪恶的，而朱利安却在他们身上看到了美，他问巴锡耳：“告诉我，巴锡耳，为什么这些异教徒的罪恶这么美？”（20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对美的解释与现代不同，它强调的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美”的伦理内涵。[3] 换句话说，美意味着道德高尚。所以，当朱利安说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俄狄浦斯等的身上看到了美，他意味着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伦理道德的美。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探讨伦理的意义和人的道德本质，都是以伦理道德为生活的准则。正是因为朱利安对当时罗马人的欲望膨胀和道德堕落感到忧虑，所以他将目光投向古希腊，他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身上看到了美，看到了伦理道德的力量。在犯下伦理大罪的俄狄浦斯和米迪亚身上，朱利安同样看到了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美，他说“如果有人指责半人半猪的基督教徒也干了他们所干的事，如果要指责他们，这些基督徒就会向上帝发誓，矢口否认的。想一想俄狄浦斯，米迪亚和勒达吧”（202）。这表明，在朱利安看来，俄狄浦斯与这些基督徒有所不同，因为他敢于面对自己犯下的罪恶。朱利安认为俄狄浦斯

尽管犯下乱伦之罪，但是他自始自终是一个具有伦理意识的人，在发现自己是犯下杀父娶母的乱伦大罪的元凶后，俄狄浦斯强烈的伦理意识促使他挖下自己的眼睛，正如聂珍钊教授所指出的，俄狄浦斯的悲剧“是一个在伦理和道德上自我发现、自我认识和自我救赎的悲剧，自始至终都是他的伦理意识在起作用”（聂珍钊 2006：116）。而米迪亚悲剧的伦理意义同样在于此，尽管她毒死伊阿宋的新娘并杀死自己的孩子做法源于被伊阿宋抛弃后失控的愤怒情绪，但是由于她犯下的弑子伦理大罪，仍然受到了命运严厉的惩罚。而基督教徒并非不犯罪，而是否认自己的罪行。因此朱利安看到的美，是指俄狄浦斯伦理意识所表现出的道德美，是指古希腊悲剧中对弑父娶母，杀害亲生子的伦理禁忌的严厉惩罚而起到的警示作用，而这正是“半人半猪”的基督教徒所缺乏的伦理教诲。

除伦理意义外，在朱利安对古希腊文化赞美中还暗含着另一层对人性的思考。他赞美“诗文酒会”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纵情求欢”的兄弟，亚西比德，以及希腊神话中的勒达。这表明朱利安并不否认或者回避人的自然本性和欲望，他所崇尚的古希腊文明，不仅仅具有伦理道德的指导意义，也包含对人的本能的正视。正如布莱恩 • 约翰斯顿（Brain Johnston）所指出的，朱利安的此番表述反映了“从基督教对肉体和思想双重压迫中觉醒的十九世纪的反思”（247）。朱利安认为基督教通过对本能的回避与压制来实现精神救赎是一个谎言，他批评基督教对人的自然本性，尤其是自然情感的压抑，认为这是基督教控制人的自由意愿的手段：

> 自从那个加利利的先知成为世界的舵手，人性成了违禁品。按他说是，生命应该死亡，爱与恨同样是罪恶。他使人的血肉发生变化了吗？离不开大地的人就不再是从前的人了吗？我们内心最深处健康的灵魂应该抗拒这一切。我们应该有的意愿，偏偏违背我们自己的意志。（339）

基督教强调现世赎罪，压制一切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使活着时与死无异，甚至要用死来实现自我救赎，朱利安质疑基督教能够因此使人的血肉发生变化，得到灵魂的重生。在朱利安看来，基督教一方面以压抑人的自然本性的方式成为统治者控制自由意志，实现统治欲望的工具，另一方面基督教理性不仅不能使人的自然本性得到理性的引导和控制，反而成为满足欲望的工具。

朱利安对基督教和古希腊文化的思考反映了他对人的认识，人即是他口中所说的“半人半兽”的生物。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半人半兽”是斯芬克斯因子的表现。斯芬克斯因子由两部分组成，即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人性因子即人的伦理意识，是指人能够分辨善恶的能力，而兽性因子是人在进化过程中动物本能的残留，是人身上非理性的因素。朱利安承认人的动物本能，即欲望的存在，但是他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俄狄浦斯的推崇表明他重视人的伦理意识的引导作用，认为只有当人的自然本能处于伦理意识的控制之下时，人才能实现真正的灵肉和谐。朱利安认为与基督相比，真正实现灵肉和谐的人

是亚当，这进一步说明朱利安对伦理意识的重视。在基督教教义中，亚当因为欲望而吃下智慧树上的果实，犯下原罪，因此作为亚当后代的人类均打上了原罪的烙印，应该通过苦修和对欲望的克制来实现自我救赎。然而，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伊甸园中的亚当一开始与其他动物并没有区别，他按照上帝的塑造，与其他动物一样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生活。当他吃下智慧树上的果实后，才具有了伦理意识，知道了善恶美丑，也就拥有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才真正的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聂珍钊 2011：4）。亚当具有人的欲望，但是却通过伦理选择获得了明辨善恶的伦理意识，从而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朱利安将亚当作为灵肉和谐的完美代表，表明他既承认人的本能和欲望的存在，又希望人能够通过自己的伦理意识实现肉体欲望与精神的和谐。

朱利安的思考表明，他此时所面对的并非是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宗教选择，而是一种伦理选择，即在异教和基督教之间，如何选择才能唤醒人的伦理意识，使膨胀的欲望能够得到伦理意识的规范和指引，真正实现肉体和精神和谐。面对由欲望泛滥造成的罗马社会伦理混乱，此时的朱利安就像是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恢复社会秩序的哈姆莱特，他希望能够像亚当那样作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二、凯撒朱利安的背叛

在《皇帝与加利利人》中，基督教与异教的矛盾表现了由奥林匹亚众神代表的肉体帝国，也就是异教的美，与受难的基督所代表的基督教精神帝国，也就是基督教牺牲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在崇尚自我牺牲，否定现世肉体欲望，期盼精神升华的基督教徒身上，朱利安看到了无法抑制的欲望以及由此造成的犯罪，在被基督教视为罪恶的，推崇世俗生活享受的异教徒身上，朱利安看到了推崇伦理道德的美。因此隐藏在宗教矛盾之下的，是更为普遍的矛盾，即人本能欲望与伦理意识，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灵与肉之间的矛盾，这一"二元对立的冲突使人类生活问题重重，并在人类生活中不间断的上演"（Norman Rhodes，113）。朱利安为了选择能够真正实现灵肉和谐的真理，前往以弗所，希望马克西莫斯能够为他指明道路。

马克西莫斯通过通灵的法术，让朱利安见到了两个灵魂，这两个灵魂被马克西莫斯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奠基石。第一个是该隐，而第二个则是犹大。该隐背叛了他的兄弟亚伯，被上帝流放到荒漠，建立了人类的第一个城市，后来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父系社会。而犹大背叛了基督，基督的血却为人类的罪恶赎罪。从神话的角度来说，人类的进化与发展有赖于毁灭与创造构成的不间断的循环，因此该隐的毁灭，带来人类物质社会的发展和最初的家长制社会建立，而犹大的毁灭则带来基督为人类的殉难，从而使人类社会进入基督教的精神世界。[4] 马克西莫斯告诉朱利安，他将是第三个帝国的奠基人。而正是这个第三帝国，可以帮助朱利安实现灵与肉的和谐：

马克西莫斯 第一个是建立在认知之树上的帝国——第二个是建立在十字架上的帝国。

朱利安 第三个呢？

马克西莫斯 第三个是奥秘的帝国，它建立在认知之树和十字架之上。因为它对二者即恨又爱，因为他生命的源泉即在亚当的树林，也在各各他。（221）

马克西莫斯所描绘的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人类社会发展初期，以满足人类繁衍需求的物质生产为主，古希腊众神传说表现人的自然本性，是以生殖繁衍为主的社会发展时期的表现；而强调自我牺牲，克制本能与欲望，以苦修生活换得精神救赎的基督教时期，则是人类完成了从动物到人的生物选择后，以基督教教义作为伦理法则的伦理选择，是人类进入精神世界的阶段。而马克西莫斯预言的第三帝国则是这两者的结合，它源于第一帝国，是亚当吃下智慧果实后的诞生的世界，这意味着第三帝国承认人的自然本性，即欲望和本能的存在，但是强调伦理的作用。尽管基督教统治的第二帝国是人类社会进入伦理社会的标志，代表人类社会精神发展的较高阶段，但是，基督教以人的自然本性为罪恶的标志，因此走入试图完全压制人的自然欲望的极端。而只有第三帝国才是灵肉和谐的发展阶段，因为它“吸收了异教主义和极端教义，如他所设想的那样，成为人类成熟的标志。与人类社会异教的幼年期和基督教的成年期有所不同，……使冲突的精神与肉体和解”。[5]

然而，此时的朱利安没有听从马克西莫斯的指导，作出背叛罗马建立第三帝国的选择，这是由他的伦理身份决定的。该隐和犹大的背叛者身份暗示朱利安将会成为基督教帝国的背叛者，他必须像该隐和犹大一样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此朱利安惊恐地拒绝马克西莫斯的指引，因为尽管他看到了基督教统治下仍然存在着由于欲望导致的各种犯罪，并且急迫地想要找到解决的途径，但是作为罗马国民，基督教徒，罗马皇帝的血亲及臣子，他无法通过背叛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宗教，背叛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和君臣关系的君士坦提乌斯来实现这一目的。朱利安的伦理身份决定了他的伦理责任，而作为一个推崇伦理道德，具有伦理意识的人，朱利安几次拒绝推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在他被任命为凯撒并且在抵御敌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面对宫廷中朝臣的诽谤和嘲讽，面对海伦娜的怂恿，他所想的还是如他原来的期望一样，去一个偏僻的地方生活，去建立属于他的新的世界。甚至在君士坦提乌斯听到兵变传言，慌忙出逃后，朱利安仍然打算将兵权归还与他。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朱利安对伦理的遵从。

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当皇帝君士坦提乌斯谋划的一系列阴谋的暴露后，朱利安最终做出了推翻罗马君主的选择。君士坦提乌斯出于分化他和加勒斯的目的，首先封加勒斯为凯撒，却又出于对加勒斯的怀疑，密谋害死了加勒斯，为了稳定朱利安，又封朱利安为凯撒，并在他出战退敌期间，迅速新娶王后，以此谋划一个新的帝位继承人。君士坦提乌斯的一系列举动客观上造成了朱利

安身份的变化，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罗马帝国的臣子，而是一直被罗马皇帝阴谋迫害的人，君士坦提乌斯切断了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使朱利安失去了为人臣的身份，也因而不需要再承担这一身份所负有的伦理责任。同时，朱利安认识到，在君士坦提乌斯政教一体的集权统治下，所谓的宗教理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伦理意识，而是压制人的本性和自由意愿从而巩固集权统治工具：

> 我明白了君士坦丁大帝为什么让这种束缚意志的教义在他的帝国境内取得胜利和权威。布置在皇宫四周的持矛置盾的近卫军远没有这种直指尘世生活之上的，征服人心的信仰来的可靠。你仔细观察过这些基督徒没有？眼窝深陷，两颊无光，胸脯平摊。各个全都如此。他们完全像纺织裹尸布的工人。他们无所追求，在沉默中消磨自己的一生。太阳为他们照耀，而他们却看不见，大地供给他们富饶的一切，而他们却无此需要—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弃知绝欲，忍受痛苦，然后他们便可以死去。（280）

身份的变化和对人性的思考使朱利安做出了最重要的伦理选择，即推翻君士坦提乌斯的统治。朱利安的背叛一开始与其说是出于权力欲望的驱使，不如说是为了真正建立一个神启所指示的第三帝国。他是罗马基督教的反叛者，他的反叛出于对社会道德堕落的观察，出于对压制人性的思想的反抗。

推翻君士坦提乌斯后，朱利安成为罗马皇帝。基于他对人性的观察和思考，朱利安选择通过恢复古希腊宗教的方式建立灵肉和谐的第三帝国。朱利安修缮众神的神庙，以传统的祭祀仪式对奥林匹亚山上的神进行祭拜。与此同时，朱利安并不禁止基督教徒继续按照他们的信仰生活，他表示他尊重自由选择的权利，并希望在恢复古希腊教义后，基督教徒能够自己认识到基督教的不足。朱利安对希腊众神教的恢复不是完全重建希腊众神崇拜中人的欲望的无限释放，而是带有理性修正的性质。他试图在尊重人的本能的同时，用理性和克制予以引导。朱利安遵守一种近似斯多葛学派的生活法则。刚刚登上皇位时，他祈祷不要陷入权利的诱惑和野心的泥坑，面对属下对他的赞颂，他非常理智地予以拒绝。朱利安致力于纠正宫廷中奢华生活，改变在君士坦提乌斯在位时人们利用宗教信仰满足自我欲望的错误做法。他辞退所有奢侈的仆役，重新采取适当的节俭措施。同时，朱利安通过阅读古籍，努力证明在推崇人的本性的古希腊宗教中存在着智慧与知识，存在对世界万物所遵循的伦理法则。他认为狄奥尼索斯是激发诗人和哲人灵感的源泉，敬奉古希腊神的僧侣按教义只能食用高处生长的果实，这是灵魂渴望向上，向往真理的表现。朱利安试图从古希腊宗教中总结出规范人们生活的法则，证明恢复古希腊众神崇拜并非是导向肉体崇拜的退化，而是通往灵肉和谐的途径。对朱利安，罗马市民曾经有这样的评价："他走路是眼睛低垂，规规矩矩。我告诉你们，他是正派的，他不看女人。我敢打赌，从他妻子去世后，他很少有 — 你看，他整夜写作，所以他的手指像染匠一般黑"（342）。可见，朱利安举行祭祀狄奥尼索斯的仪式意在唤醒自然本性与自由意愿，

但是并非强调欲望超越理智的至高地位，正如约翰·斯通所说：“背教者朱利安试图恢复异教精神，但是他所遵从的异教教义没有狄奥尼索斯的狂野，非理性以及放纵，而更多的是马克奥勒留以及斯多葛学派的节制。他的气质更像是是他那些冷静严肃的基督教朋友，格雷戈里和巴兹尔”。[6] 这表明，面对基督教与异教，朱利安根据自己对人性的理解，作出了选择，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恢复古希腊文化，寻找实现灵肉和谐的第三帝国的途径。

三、皇帝朱利安的毁灭

推翻君士坦提乌斯，成为罗马新的皇帝后，朱利安的伦理身份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使他恢复古希腊宗教以实现灵肉和谐的初衷也开始发生变化。当基督教徒强烈反对朱利安恢复异教的主张，并公开予以抵抗时，朱利安认识到恢复古希腊众神教不仅具有伦理上的重要性，更具有政治统治需求上的紧迫性。罗马皇帝的伦理身份使朱利安对古希腊神的敬奉逐渐具有了巩固统治的政治意义。所以，朱利安开始清除异教，任命利维塔调查所有君士坦提乌斯任命的基督教官员，利用酒神的庆典来试探民众对恢复古希腊众神教的态度。他开始变成另一个君士坦提乌斯，试图运用宗教信仰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意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只是他选择的宗教与君士坦提乌斯有所不同。

巩固政权的欲望蒙蔽了朱利安的双眼，他曾经能够辨别利用宗教满足私欲的意图，而现在他却无法认清那些为了满足自我欲望而在信仰之间摇摆的人。宫廷理发师和朱利安的老师黑格博流斯，曾经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然而在朱利安成为罗马皇帝后，立即抛弃基督教，皈依古希腊众神崇拜，这在朱利安看来，他们的举动是对自己天授神权的承认和对新的宗教的虔诚信仰。此时的朱利安已经没有了明辨是非善恶的伦理意识，他判断正误的唯一标准是是否遵循他所推崇的宗教信仰。对于转投古希腊众神的教的人，即便犯罪也予以原谅，而对基督教徒则给予无情的打击。为了惩罚信奉基督教的安条克人，朱利安任命粗暴无礼，没有任何正义感的亚历山德罗作为安条克的新总督，命他烧毁基督教的经文，鞭打基督教徒使安条克人陷入恐慌和灾难中。此时朱利安已经背离了他建立灵肉和谐的第三帝国的初衷，他为了建立自己的权威巩固政权，肆意压制人民的自由意愿，剥夺他们生存的权力。他曾经反对基督教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压迫，现在却在安条克人生活必需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浪费财物祭祀古希腊神灵。当异教徒掠夺基督教徒的财物，将他们赶出自己的住所时，朱利安却辩称这正是为了帮助基督教徒按其教义所指，抛弃一切物质欲望从而进行精神的苦修。

在推翻君士坦提乌斯的过程中，朱利安实现了一系列神启的暗示，他穿上了皇帝的紫袍，实现了公民阿波灵拿看到的穿紫袍的幻象，君士坦提乌斯将海伦娜许配给他，他认为自己获得建立新的帝国的纯洁的女子，即便是反抗君士坦提乌斯时看似不详的预兆也被证明是天神给他的指引，使他顺利地推翻了君士坦提乌斯的政权。由此，朱利安认定自己是被上天选中的拯救者，是母亲梦

中的阿克琉斯。在狄密史台斯和马莫提乌斯等人的吹捧之下，朱利安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他将阿谀奉承的狄密史台斯和马莫提乌斯委以重任，与他初登王位时，面对奉承表现出来的理智大相径庭。为了证明自己才是天命的统治者，朱利安派遣校官约维安在耶路撒冷重建基督预言将永劫不复的神庙。他试图用暴力让基督教徒承认，全世界的权威是朱利安皇帝而不是加利利的预言家。当重建耶路撒冷神庙的失败被基督教徒看做是上帝对朱利安的惩罚时，朱利安进一步认识到基督教已经成为他的统治的障碍：

> 这个耶稣基督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叛乱者。与他相比，布鲁图斯算什么——卡西乌斯又算什么？后两人只不过谋害尤里乌斯凯撒一人，而前者却谋害所有称为凯撒和奥古斯都的人！能够想象皇帝和加利利人之间会有和平吗？……他生活与人们的反抗意识之中，生活于对所有可见权力的反抗和藐视之中。皇帝的都归皇帝，上帝的都归是上帝一再也没有比这更狡猾的说法了。这意味着什么？那属于皇帝的还有多少？这种说法就像是一根把皇冠从皇权头上打落的大头棒。（383）

在成为罗马皇帝之前，朱利安反对基督教的原因之一是基督教是君士坦提乌斯集权统治的工具，因此他的反叛就是为了解放人的天性并赋予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同时使人的本能欲望受到伦理道德的引导。而现在，成为罗马皇帝后，他与君士坦提乌斯一样试图实现政教统一，从思想上统治人民。基督教徒的出于信仰意愿的反抗被朱利安看作是对君主权威的藐视。如果将此处朱利安 对"皇帝的都归皇帝，上帝的都归上帝"这句话的理解与第一部中模拟审判时的理解进行对比，则不难发现朱利安伦理身份变化带来的认识变化。在模拟审判中，朱利安为自己拒绝向皇帝纳税作出辩解，他向扮成法官的格雷戈里问道如果上帝的都归上帝，皇帝的都归皇帝，那么臣民的财产中有多少应该归于皇帝又有多少应该归于上帝？朱利安的辩解事实上提出了一个皇权和神权哪一个至上的问题。当格雷戈里无法做出回答时，朱利安进一步质问"皇权的界限又在哪里？"他将格雷戈里放弃审判看作放弃为皇权辩护，他说道"我们的格雷戈里 —— 由于他把自己放在皇帝对立的位置 —— 也就和上天结成了最亲密的联盟"。可见在当时的朱利安看来皇权是有界限。而现朱利安则认为，"皇帝的都归皇帝，上帝的都归上帝"这句话却是对皇权的挑战，"再也没有比这更狡猾的说法了。这意味着什么？那属于皇帝的还有多少？这种说法就像是一根把皇冠从皇权头上打落的大头棒"。他原本推崇自由意愿，认为有高于皇权的权威存在的，但是现在成为罗马皇帝的朱利安则要努力实现皇权至上。此时的朱利安已经从遵从人文精神，试图建立新的伦理秩序的哈姆莱特，变成了为实现权力欲望不择手段的麦克白。对朱利安而言，承认神权大于王权的基督教徒是他通往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

膨胀的欲望使朱利安对待希腊众神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认为自己

与众神处于平等的地位，他说：

> 众神有时候在打瞌睡，或者至少是众神对人间事务很少过问。……我们甚至目睹某些神不支持善意的努力，而此努力正是有利于众神的尊严和光荣的。但我们不必在这类事情上妄加品论，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指导并支持天地万物的众神有时将权力委托给人——无疑这并未贬低众神本身；不正是由于众神才使一个受到如此高度恩宠的人——假定已找到此人——诞生人间吗？（391）

朱利安认为自己就是受到众神恩宠的人，他将自己与给普罗米修斯相比，他认为为众人谋取的幸福比众神所赐予的更多，因此有资格被置于神的位置。朱利安认为世人对自己的反抗与嘲笑，就像他们对普罗米修斯的功绩的无知一样。他认为自己的功绩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可以与阿克琉斯以及赫拉克勒斯相比较。因此他让人们在军中塑造他的半身像，让人像崇拜神一样祭拜他。

如果说朱利安反对基督教的初衷是为了实现肉体与精神的和谐，那么现在他的目的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成为罗马皇帝的朱利安开始与第三帝国的意图背道而驰。马克西莫斯敏锐的指出了这一点：“你想使青年又重返回童年去。肉体的王国已经被精神的王国吞噬掉，但这精神的王国并不是最后的，就像一个青年一样，你想阻碍青年的成长，阻碍他成长为成人……阻碍将实行双重统治的第三帝国”（384-385）。第三帝国的最高权威是精神王国和世界王国的弥赛亚，而不是皇帝。将皇帝的权力排除在外的第三帝国，无法满足朱利安的权力欲望，他要证明自己才是世界王国的最高权威，于是朱利安作出征讨普鲁斯的选择，他要做“普居鲁梦想做而亚历山大试图做过的事”，他要“占有世界”（386）。在膨胀的欲望驱使下，朱利安做出这一选择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

朱利安的背叛，建立第三帝国以及他最后的毁灭，每一次选择都与他伦理身份的变化和对人性的思考有关，而他的每一次伦理选择都改变了他的命运，并最终导致他的灭亡。在《反叛者朱利安》中，朱利安面对基督教和古希腊众神教，遵从自己罗马臣子的身份所作出选择，为了巩固基督国教地位前往希腊学习，同时在对人性的思考中，朱利安看到人身上“半人半兽”的斯芬克斯因子，以及由欲望导致的犯罪。为了唤醒人的伦理意识，构建灵肉和谐的第三帝国，朱利安选择推翻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统治，并通过恢复古希腊文化和众神崇拜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一选择同样也与朱利安伦理身份的变化有关，君士坦提乌斯谋害朱利安的举动客观上造成了朱利安身份的变化，君士坦提乌斯切断了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使朱利安失去了为人臣的身份，也因而不需要再承担这一身份所负有的伦理责任。在《朱利安皇帝》中，当朱利安成为罗马皇帝，这一伦理身份使他将巩固皇权作为最高目标。朱利安开始出于集权统治的目的

推行古希腊宗教，迫害基督教徒；权力欲望的膨胀使朱利安将自己上升到神的地位，并疯狂地试图证明皇帝的权威和能力超越加利利的预言家基督。在这样的欲望驱使下，朱利安最终导致自己的毁灭。

注解【Notes】

1. 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以下随文注明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在文学伦理学中，兽性因子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本能的残留，是人身上存在的非理性因素。兽性因子主导人的自然意志，主要表现形式为人的不同欲望，如性欲、食欲等人的基本生理要求和心理动态。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6-8。

3.See Trausti Olafsson, *Ibsen's Theater of Ritualistic Vis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Ten Plays*. (Bern: Peter Lang A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 p. 60.

4. 参见 Trausti Olafsson 对朱利安在通灵法术中见到的两个灵魂的分析，第 58 页至第 63 页。

5. 参 见 Norman Rhodes's introduction in *Emperor and Galilea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1)p.2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Ibsen, Henrik. *Emperor and Galilean*, trans. William Arch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1.

Johnston, Brian. *To the Third Empire: Ibsen's Early Drama*.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0.

Olafsson, Trausti. *Ibsen's theater of Ritualistic Vis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Ten Plays*. Bern: Peter Lang A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 2008.

聂珍钊："伦理禁忌与俄狄浦斯的悲剧"，《学习与探索》，5（2006）: 113-116。

[Nie Zhenzhao. "Ethical Taboo and Oedipus Tragedy ." *Study and Exploration.* 5(2006):113-116.]

——："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6（2011）：1-13。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thical Choice and Sphinx Factor."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2011):1-13.]

易卜生，易卜生文学（第四卷），黄雨石，高荣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Ibsen, Henrik. *The Works of Henrik Ibsen* (Vol.4), trans. Huang Yushi and Gao Rongshe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5.]

责任编辑：张连桥